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最想學的是……

翠袖乾坤 伍淑賢

坊間有很多書，名字都很吸引，像《死前必做的一百件事》、《一生人必去的一百個城市》這類，我每次見到都會翻開看看，打打釘。不過很多都是想深一層是自己無法做到的，如「深海潛水，去南美爬山等等」。興奮過後，還是放下書，乖乖回到現實。

倒是最近，對「想學甚麼」有全新的想法。我得到了這年紀，實在不起時間去學一些太難而己沒天分的東西，像彈琴、聲樂等。我前年學過，能彈簡單東西，意大利歌劇和德國Mozart也唱得兩嘴，但始終沒進入狀態。寫《The Tipping Point》(引爆點)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，在另一書《Outliers》(異類)裡說過，任何技藝，無論玩樂器、駕飛機、設計軟件等，都必須先花一萬個小時練習，才會嫺熟，或有所成。

當然，所有興趣班老師都會鼓勵成人學生，說只要訂下目標，調校心態，在學習過程中便會樂趣無窮。這說法基本沒錯，在接觸新技藝的初期，人的確很興奮。然而很快就碰到現實，就是我們已過了有一萬個小時可供揮霍去學一門技藝的階段，因此我們的技藝總不會十分嫺熟，而不嫺熟，便談不上樂趣，於是開始感覺不是那回事的無奈。

所以近來我改變策略，專攻兩類學習：一是「即食」的、現學現用的技術；二是已有一定基礎的技藝。這策略的好處是投入小回報大，壞處是少了接觸新事物。我只好安慰自己，現在仍有工作，時間拮据，不得不如此下策。

「即食」技藝是甚麼？例如上一課學煎好一塊羊扒，上一課學優雅的坐姿姿態、走路方法、上車下車和餐儀儀態。這樣，作為一個女人，一生人起碼有一天，做個受過培訓的淑女！至於有一定基礎的東西，是指少年時做得不錯而後來沒再做的，像朋友重新練游泳和唱歌。她基礎好，有天分，進步很快。至於自己，並沒有甚麼少年時做得特別好的技藝，所以來來去去，還是看看電影這些老套。

混浴意馬心猿

海闊天空 蘇狄嘉

日本人好潔淨，清潔衛生不僅獨步亞洲，甚至稱冠全球。首先，好穿手套及戴口罩，男女如是。其次，入室必脫鞋，換上戶內專用拖鞋，廁所內又有專用拖鞋，病毒不致穿堂入室。

其三，人人好浴。而且，不是一般淋浴，而是淋浴完又浸、浸完又淋的那一種。

在日本溫泉間見本地人，沐浴之前，必先沖淋全身，浸個十分鐘之後，到池邊洗沐之地，用洗滌肥皂由頭洗到腳尖，毛巾擦個乾淨，莫以為他們一周才大洗一次，原來，天天如是，沐浴是他們除吃飯、睡覺之外，第三件大事。

日本人好浴，溫泉之外，處處公眾浴室，從前，還是男女混浴，八十年代之後，男女之別漸明顯，還保留混浴的已不多矣。

我去過日本三大秘湯之一、號稱四百年秘湯的「谷地溫泉」，那個古意盎然的浴槽，還是混浴的，男的赤身光體，女的多用毛巾遮掩身體，少數也與男士看齊，肉肉相見，不過，進湯池後，個個人定靜如老僧，鴉雀無聲。

強烈對比的，是南部鹿兒島上的櫻島國際觀光旅舍，那個海旁的混浴露天風呂，入浴者個個披著旅舍供應的白色和服浴袍入湯，濕水之後，貼著身體，玲瓏浮凸，一顯顯露。可笑是女的個個大方無礙之色，尷尬的反而堂堂男子漢，無不鑽人嶙峋怪石之後，收服意馬心猿。

「蜻蜓點水」的書

琴台琴 黃仲鳴

暢遊珠海，見有一學校名容閣。此校非容閣所創，而是借其名矣。容閣為香山縣南屏村人，即今珠海市南屏，學校矗立於此，當是紀念這位「中國留學生之父」。

容閣(一八二八—一九二二)，七歲隨父往澳門，入讀教會的馬禮遜紀念學校，自幼浸淫英語。一八四七年，隨布朗牧師赴美留學，考入耶魯學院，一八五二年歸國，是為「耶魯大學中國第一位畢業生」。回國時，容閣便已種下派幼童赴美留學的念頭。直到一八七二年夏，這個計劃幾經波折，終得成行。

日前於坊間的《幸運的孩子：中國第一批留學生》(里爾·萊博維茨、馬修·米勒著，賈士衡譯，台北：時報出版，二〇一一年七月)，對容閣在美生活之顛沛，更勾畫出那批共一百二十位幼童的學習經過，對這班學童「海歸」後，擇有顯赫功績的描述一番，探敘文敘筆法，讀來倒不覺沉悶。

作者為了寫這部書，曾遠赴珠海的「容閣與留美幼童研究會」，蒐集了不少珍貴資料和圖片。作者在序中說：「書寫中國歷史頗為不易，即使只是書寫其中一個歷史片段也得有爬梳史料之耐性。」不錯，作者確做到有「耐性」，但背後說：「撰寫本書，除了記錄中國錯綜複雜的過往以外，還得細述一百二十個人的傳記。」可惜，本書並無做到「細述一百二十個人的傳記」，若干挑選出來書寫的，也只是「蜻蜓點水」，如「詹天佑新創了若干技術而又發明了增加工作效率的若干辦法，成功築成鐵路。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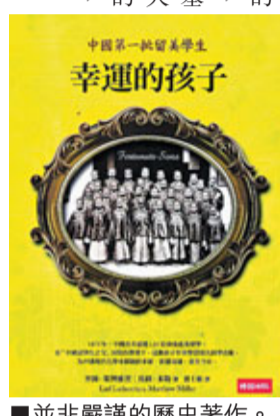
這條可謂現代工程學上奇蹟的鐵路線，已穿過險峭的山峰蜿蜒到張家口，西方為之折服。」

究竟，「新創」甚麼「技術」？「發明」了甚麼「工作效率」？「短短幾個月」是幾個月？如何「奇蹟法」，在一部嚴謹的歷史著作中，實在不應有的研究態度。

除此之外，「百日維新」等章都是「蜻蜓點水」，說得不清楚。不過，這書對唐紹儀、梁敦彥、蔡廷幹等人的事蹟都有頗詳的描寫。但一百二十人當中，有香港行政局首任華人官守議員的周壽臣，書墨便少。若詳細的點將，或將可以考證的學童經歷列出一表，那會更眉目清楚。

書中對容閣的描述，第一章即採小說筆法，記述耶魯大學一場橄欖球賽，容閣如何抱球在身，「他的絲質的球衣……容閣那表示對皇帝效忠的長辮子，像抽水機一樣在空中飄動……」這個形象十分生動，跟着再帶出容閣的出身。這種寫法，有點像史景遷的筆調，不過，史景遷考據的緊密，本書作者絕難望其項背。

容閣的幼童留學計劃，培養出一大批人才，的確為中國的現代化帶來了契機，他們學習了西方的科學、數學、軍事、工藝的現代知識，轟開了蔽塞的古老中國，容閣的高瞻遠矚，功不可沒。



並非嚴謹的歷史著作。作者提供圖片

從來看病難 (下)

兒時我多病，每回看病，母親總是不得不麻煩醫院的熟人幫忙打招呼。找醫生，以及化驗甚麼的，都需要打招呼，要不然一個工作日沒法看完病。所謂打招呼，大約也就是提前排隊或者根本就是插隊。

那天我們很早就來到了醫院，但不是來到醫院的門診部，而是醫院的宿舍樓。是姑姑帶我們來的。我們來到姑姑的這個醫院的醫生朋友家裏，她還在吃早餐。她一邊吃早餐，一邊說現在醫院好多了，整治了那些後門的，現在大家都按規矩排隊了，不那麼亂了。她還說成立了投訴部門，如果誰開後門，可以去告，告了他們會被罰的。她吃完早餐，也就到了該上班的時間了。我們跟着她，走進醫院的門診部，她等我們掛號，然後帶我們走到血液科醫生的辦公室。那時候，我的手臂上長出了大片大片的紫斑，雖然不疼不癢，但是媽媽很緊張。醫生看了看我的手臂，開出了一張化驗單。

這時候，姑姑的這位朋友已經離開了。媽媽和姑姑帶我來到化驗室，那裡已經排了好長的隊，媽媽說，現在大家都不插隊了，我們好好排隊吧。

我們在排隊，快要到我的時候，已經看到那位採血樣的年輕人的時候，大約已經臨近上午十點鐘的時候，突然很多人插隊，很多穿白大褂的醫生帶來熟人直接交給那位化驗室採血樣的年輕人，那位年輕人也直接為那些人扎耳垂，取血，裝入試管。如此，直到將近十一點半，我毫無進展地坐在等候的長椅上，無法輪到我。

媽媽終於按捺不住了，她對那個年輕人說：「同志，我們等了快要一個半小時了，你一直走後門，輪不到我的女兒。你不能這樣不講道理。」

年輕人非常放肆地回答，「等一下就等一下，就是等到下午又怎麼樣。」

媽媽為他這句輕浮的話憤怒了。媽媽和他爭執了幾句，他講不理，只是要賴，媽媽只好說：「我要去投訴。」

「你隨便去，我就在這裡等你。」這位年輕人回答。

媽媽真的去了。她四處詢問投訴部門在哪裡，沒有人回答她。最後，她找到了那位姑姑的朋友。那位朋友離開很多等着她看病的病人辦公室，來到化驗室，給採血樣的年輕人說大家不要生氣了，給這個小姑娘驗血吧，爭執才結束了。

我很害怕，我害怕耳垂被針尖扎出一個血口子，血滴滲出來。如果血不夠，還要擠一下，直到被吸管吸夠一筒。我本來已經很害怕了，現在，除開這樣的害怕，還有另一種害怕，就是擔心這位年輕人會對我「下狠手」，讓我很疼。

我帶着萬分的緊張坐在那個面對他的很高的凳子上，雙腿吊着，眼皮塌着，不敢正視他。我很怕他，這位採血樣的醫生。我微微有些發抖，媽媽得罪了他，他會拿我出氣的。媽媽和他的爭吵讓我十分難過，對他毫無信任感。

他望着我，居然不是很兇，他說，抬起點頭。我抬起來了。我知道他要用針扎我了，我猜測他會扎得很疼，然後我的血冒出來，我感覺到我懸吊在椅子上的雙腿在哆嗦。

突然，他說，好了，下去。

我下去了，毫無感覺。

我們等着化驗結果的時候，媽媽離開了一會兒。姑姑趁此對我說：「你媽媽個性好強，非要去告人家，等一下就等一下嘛，搞得大家好尷尬。」

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她。

現在，我已明白了，媽媽是一個很簡單的人，

她相信了姑姑朋友的話，相信醫院在整治歪風邪氣，相信開後門的現象是不允許的、是會得到應有的懲罰的。所以在等待一個半小時之後，她認真地去投訴了，但她找不到投訴部門。她找得到的，依然是姑姑的朋友。這樣的投訴，最終以大家都反對的「歪風邪氣」的方式處理了。

以「歪風邪氣」的方式處理「歪風邪氣」事件，一直延續到現在。

那天也許是去之前，也許在回來的時候，時間順序我記不太清楚了，我和媽媽坐上了一輛帶病上崗的公共車。這輛車有一整扇巨大的車窗玻璃碎了，車身上有一個巨大的豁口。

我們是好不容易擠上這輛公共車的。那是一個無論甚麼都捉襟見肘的時代，沒有一件事情讓人開心舒心。那時候，每一個人都愁眉苦臉，滿臉的怨氣和戾氣。那天，我們終於擠上了公共車，可是公共車居然有一扇巨大的玻璃窗是洞開的，寒冬的冷風直往車子裡灌。

那時候，我已經懂得心疼媽媽了，我說我站在前面。媽媽說不要。媽媽是帶着脾氣說這兩個字的，把我威嚇住了。我瑟縮一下，乖順地站在媽媽身後，她是要呵護我的。

每到冬天，媽媽的氣管炎就發作。那時候，我已記得，不要讓媽媽被冷風吹着了，要不然她會咳嗽一整個冬天。可她不需要我照顧她，不需要我站在沒有玻璃窗的位置前為她遮擋寒風。那天，媽媽神情肅穆，還帶着很多的淒涼。我可以猜測到，她在想，這樣的日子甚麼時候到頭呢。總是擠，總是不平，總是需要麻煩別人。

那是兒時的事情，那時候看醫生，要找熟人打招呼。不過，現在依舊。尤其有甚麼大病大痛，不得不住院或者掛名醫的專家門診，就需要熟人托

熟人，拖到七八層回憶起來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關係外面去。而所謂熟人的熟人的醫生開出的一大串化驗單，並不一定是必須的，排隊卻是依舊的。所以，我們莫名其妙有了一個「常識」，他們在賺錢。由此，我們總是心不甘情不願。尤其感覺不是大病大痛的時候，就躲，不會聽信我們能夠判斷的「庸醫」的話，不會去花那個冤枉錢。

沒有錢提到錢，就很心痛。每個人都捉襟見肘，只有心胸狹隘地保護自己錢包的能力。

兒時，還沒有醫療改革，諸多費用還圈在「良心」的範圍內，只是不滿人滿為患。如今幾十年過去，醫療改革了，看病難的問題，沒有任何改善。在人滿為患之外，諸多費用已經在「良心」之外產生出來，是雪上加霜的。尤其藥價高漲，幾乎直線攀升。承受不起，一切都承受不起。

醫院在味着良心賺錢，已經成為了一種可悲的「常識」。我們大約都厭倦了看病，寧願花費機巧偽詐去買一盒阿莫西林，以助身體能夠自愈的一臂之力，能拖就拖，瞎貓撞了死耗子，也許就好了。

果然，在我吃了那一盒費盡心機買來的阿莫西林之後，我的咳嗽好了，那鏗鏘鏘鏘每到凌晨就會發作的咳嗽聽不到了。

阿彌陀佛，感謝上蒼。



醫院排隊的陣勢，已經讓病人望而卻步了。網上圖片

「豬網風雲」

社會進步、經濟發展、分配不均，無疑會令貧富懸殊差距更大，深層矛盾加深。去年百物騰貴，通脹急升，成因不少，其中不排除有人炒作，但也因供求不平衡所致。年初曾有一大超市不知有意抑或無意，同以低至七折或優惠價出售新鮮豬肉。普羅大眾消費者當然拍手稱快，心不已。然而，隨之而來的是街市豬肉檔大罵，指豬價不公，肉檔無力競爭，只能削減人手，又怕撤失業潮。其實，港府草擬「反壟斷法」至今仍未正式立法。正所謂「一個銅錢兩邊看」，就以此低價促銷「豬肉風雲」為例來說，市民消費者當然歡迎廉價物美，但可能涉及壟斷競爭爭力損失業者的可能性時，「公道合理，婆說婆理」，一時之間，倒也難評得一清二楚了。

不知打從何時起，婚嫁宴請等擺酒酒客已不見有翅了。初時以為為主人家省錢不食翅，後來走得場多了，「翅羹」似失了踪，張張菜單都無「翅」上菜，甚至歲晚年夜飯、新春春茗皆「無翅吃」，打聽一下，卻原來吃翅會被環保分子批評，指責食翅等於殺鯊魚。翅商則認為在國外時與吃鯊魚肉，非因單為食翅而捕鯊。據海味商會長稱，魚翅銷量大跌，價也平了。對於喜吃翅者，價平了好事。

社會所謂不公，其實其程度也因不同利益有關。作為政府官員，如何化解社會矛盾，要照顧到各方面利益，取捨於平衡點，事實是有難度的。一月份，廣東省書記汪洋在與政協委員座談時坦言化解社會矛盾比較難，協調社會利益訴求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。「執政者要代表人民利益」，此話很到位，也正確，問題是人民利益各有不同，不同階層固然難，而在廣東更有外來工、農民工，有來自工商專業界成員和精英等等，甚至有不少是既得利益者。若稍有改革稍一改動，涉及利益時，矛盾便生，只能是執政者代表「廣大」人民利益似較公正合理。

新年話家事

到廣州，除了參加老校友的聚會之外，還要探望兩位親哥哥和一位親妹妹。大哥九十四歲，二哥九十歲，妹妹七十歲。

他們都是離休幹部。在內地的離休，即解放前參加革命的，都極受優待。除按月發退休金外，醫療費用全免，而且可住高幹病房。不過正是革命歷史長，在內地歷經多次政治運動的衝擊，其中滋味不足為外人道。但苦盡甘來，改革開放以後，大家的日子好過多了。

大哥有多種疾病，剛住院出來不久，一見到我，就拉手說個不停，他說的不是近事而是往事，許多是解放前的鬥爭經歷，可惜他現在已經不能動筆，有些材料還是很有史料價值的。

但他對有些歷史上的往事難免耿耿於懷。作為一位老革命，在解放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，不免沾上了邊。他也可說是在「運動場」上的倖存者。現在苦盡甘來，能享受幸

我的兩個大侄兒，都是解放前在香港出生的。今天已年過花甲，晉身祖父級，他們現在是家庭的支柱，照顧父母，十分老順。長子長女，似乎有一種天賦，在父母老邁時負起照顧的重任。可幸我們年老了，生活卻是無憂，不需兒女供養，但是精神上的照顧，卻是十分重要。我的大女兒，也是盡了這個責任，周日總是她來安排我們兩老下午茶，令我們老懷稍慰。

大妹在古稀之年喪夫，是唯一缺了老伴的家人。她的獨子又遠在南美洲哥倫比亞商業機構工作，不過最近添了一名孫子，令她十分高興。

大弟本月娶媳婦，成為「贅翁」。當日家人雲集，熱鬧非常，繼母也專程前來，四代同堂，是一次家庭的大聚會。

且不論年輕讀者可能未聽過葉靈鳳之名，單是有關香港歷史風物的書，已值得向更多讀者推介，何況葉靈鳳知識廣泛，由歷史風物、文學、藏書票等都有所涉獵，文字風格蘊藉有致，絕不賣弄詞藻，讀來自然趣味盎然，在當世已不多見這樣的文筆。

葉靈鳳在香港居住多年，三十年代，淪陷時期以至戰後一直居港，從《香港方物志》等書可見他對香港有深厚感情，但一直以來，對於葉靈鳳的研究並不多，除了一般的回憶、紀念文章以外，學術討論方面曾有小冊子《葉靈鳳香港史系列》的出版，可以引發學界作出更多對葉靈鳳的研究。

葉靈鳳五十年代在香港報紙的專欄文章，其實還有許多未曾結集，因而未能流傳，有待進一步的整理。讀《葉靈鳳香港史系列》，也讓我想起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出版的《葉靈鳳卷》，選入了多篇未結集的文章，編選上很具心思，但已絕版多時，不知出版社可考慮把《葉靈鳳卷》再版？

百家廊 陳莉

生活語 吳康民

思旋天地 思旋

詩幻留形 陳智德